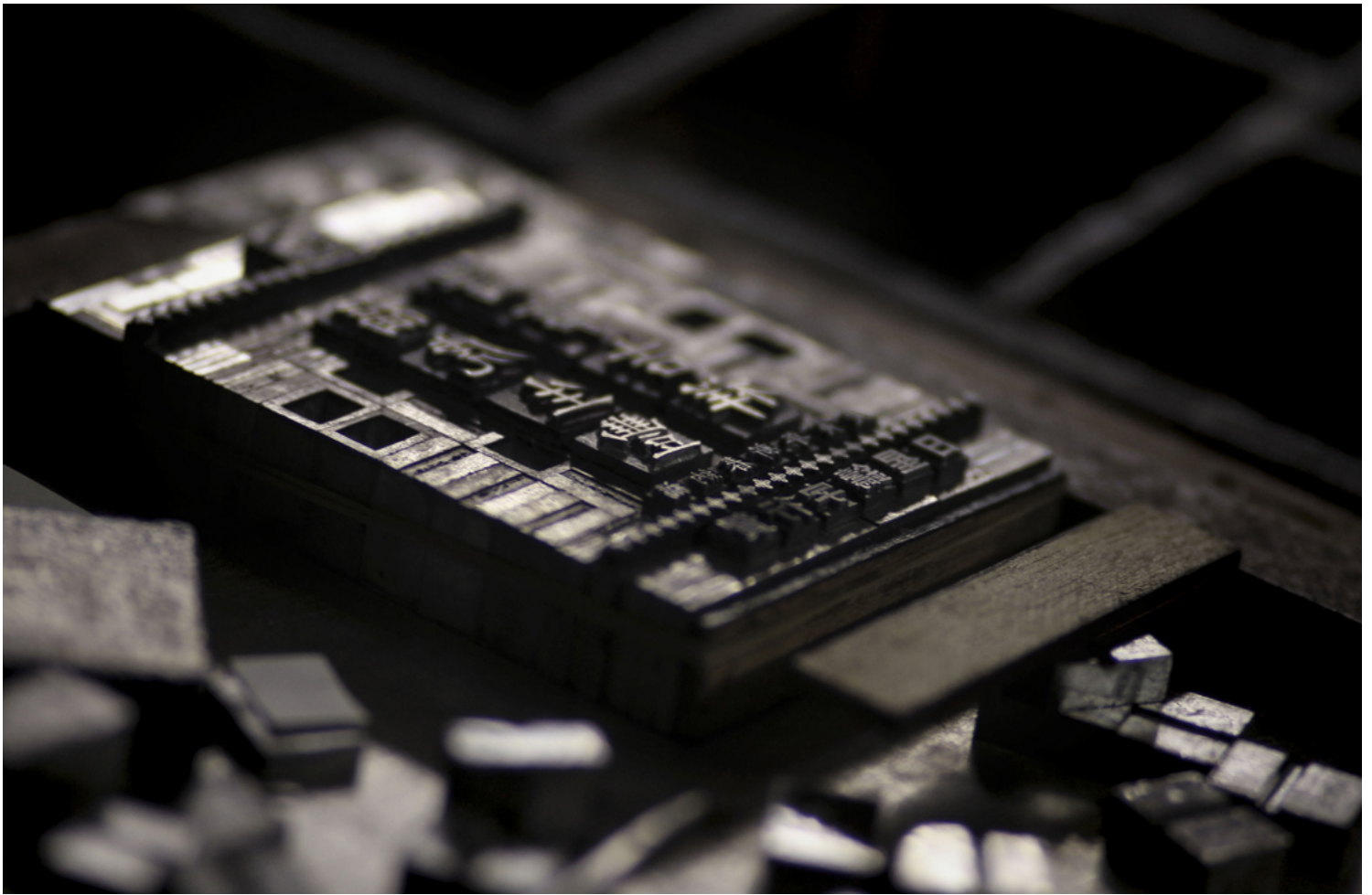


---

广场 读书时间

## 新书速递：爱字、爱人、爱港——董启章小说《香港字》

我用指尖把那些小铅柱挑出来，放在眼前近距离检视。



繁体字活字印刷术。摄：Wally Santana/AP/达志影像

2021-10-23

---

周末读书

【编者按】：董启章今年的新小说《香港字——迟到一百五十年的情书》，将于十一月在台湾出版。董启章在去年

底参观了“字里图间——香港印艺传奇”展览，于展中见到了十九世纪初来华传教士为印制《圣经》所铸造第一套铅活字“香港字” (Hong Kong Type)，有感于这段从敬神到爱字，并与香港命运休戚与共的活字历史，写下了这本“爱字、爱人、爱香港”的小说新作。本文为小说节选，端传媒获“新经典文化”授权转载。



## 《香港字——迟到一百五十年的情书》

作者：董启章

出版社：新经典文化

出版日期：2021年11月

爸爸的病原来只是普通感冒，一场虚惊，过两天精神恢复，便又每天自己去买报纸了。我告诉他悲老师介绍我去帮展览搜集资料的事，他表示同意，觉得我的个性和身体状况适合做这样的工作。的确，像我这样的一个没有社交能力的女孩，面对死资料比面对活人更安心自在。

策画展览的是一个叫做香港印艺工作室的组织，负责人是一位姓容的女士。我按约定时间，来到石硤尾一座由旧公屋活化改装而成的艺术综合大楼。工作室在八楼，空间甚为开阔，办公室内坐著三位职员，都是年轻女性。我从玻璃门探头进去，怯怯地说我约了容小姐。

有人通传了一声，从里面走出来一位戴著黑色口罩，外型稳重的中年女子。对方招手叫我进去，引领我到后面的一间会客室，边走边说：

你是阿费的学生，对吧？他说你写得一手好书法。

听悲老师说这位容女士是做石印的，在艺术家面前，我不敢造次，连忙说：

悲老师夸张了！没有怎么好，只是写字端正而已。

哈！你们叫他悲老师吗？

对，大家都是这样叫的，或者叫悲sir。对方好像觉得很有趣似的，忍不住又笑了起来。

在会客室坐下来，容女士给我斟了杯茶，好像我是甚么贵客似的，完全不似来面试。她问了我一些简单的问题，但似乎已经从悲老师那边知道不少。当我叫她容老师，她郑重地止住了我，说：唔好叫老师，叫我阿容，或者容姐。她说的“容”字是变调的，发广东话第二声，跟“拥抱”的“拥”字同音。然后她便向我简介了展览的安排。

展览将在本年十月开幕，场地是沙田文化博物馆。到时会有两个展览会同时举行，一个是庆祝香港印艺工作室成立二十周年的本地版画艺术家联展，另一个是关于香港活版印刷工艺的历史回顾展。涉及香港字资料搜集的是后者。在原本的计划中，只是打算从十九世纪下半的香港印刷品和报刊出版说起，再来就是二十世纪初流行的月份牌石印版画，然后谈到二十世纪下半由全盛到式微的活版印刷业。最后就是近十年来，年轻继承者如何把传统活版印刷变成创意工艺。

后来，在毫无预计之下，突然杀出了香港字这个东西。

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容姐张开双手向外一挥，好像有甚么爆发出来似的。我当场给吓了一跳，幸好没有叫了出来。她继续说：

去年夏天，我们收到荷兰一间铸字基金会负责人的来信，查问关于一批十九世纪香港活字的去向。据说在一八五八年，荷兰政府曾经向香港的英华书院购买一批中文铅字，为数约五千三百几个。之后一百年，管理这副活字的铸字厂陆续自行打造更多活字，总数增加到九千多个。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铸字厂关闭，铅字便下落不明了。现在这个基金会主席想追寻这批香港活字的去向，便来问我们有没有相关的资料。他之所以找上我们，大概是因为之前我们参加过欧洲的印刷艺术研讨会，留下了联络方法吧。

我们虽然在筹备展览，但根本不知道有香港字这回事，也不知道这副字曾经远销荷兰。所以我们其实帮不上忙。之后不久，便收到对方的消息，说在莱登的国家民俗学博物馆的仓库，找到了由原本的香港字翻造出来的铜模。哗！那真是惊人的好消息！于是十二月我便亲自飞到阿姆斯特丹，跟对方的人员一起确认那批字模的来历。现存的整副活字里面，大约有五千多个是来自十九世纪的原型。这一批是真正的香港字。

好了，既然找到了字模，没有理由不尝试铸出铅字吧。基金会也同意这个合作计划，为我们提供了铸字的工具和人员。因为时间有限，我挑选了三十几个字来做实验。当中有圣经创世记第一句的十个字，也有跟这个展览有关的字。于是，我便带著这些战利品回来了。

容姐站起来，从后面的金属架上，拿下几个木盒子，逐一放在桌上。每个盒子由上至下分成三大格，每格再垂直分成十几个窄行，每行里面填满了十个闪亮亮的银色铅字。

这些都是新铸的字，另外还有这个。

她在桌上放下另一个小盒，里面装著约三、四十个哑银灰色的、很明显已有了一定年纪的旧铅字。

这些是荷兰那边残存的旧香港字的一小部分。虽然未必是一八五八年的第一批，但也很可能是十九世纪翻铸的，非常接近原本的字。

不知怎的，我浑身的毛管都竖起来了，好像感受到一股奇异的灵气迫近似的。我战战兢兢地问：

可以拿出来看吗？        随便。

我用指尖把那些小铅柱挑出来，放在眼前近距离检视。里面有“解”、“率”、“瞿”、“监”、“乐”、“忽”、“山”、“号”、“芝”、“片”、“殿”、“议”等全不相关的文字，全都是左右反转的，其中有些重复。我忍不住一边看，一边赞叹说：

很美！很美啊！比黄金还美！        我仿佛感到电流通过全身，不由得微微颤栗起来。

我不知道自己在这种忘形的状态下呆了多久。待我稍稍清醒过来，才发现自己的失态。但在旁边的容姐却完全没有干扰我，在黑色口罩露出来的部分，可以看见她在微笑。

不好意思！我看得傻了！

没事！我第一次见到这些字的时候，反应跟你一样，都是完全傻了。这说明你适合这份工作。不傻的人，不会奋不顾身地投入这样的工作。

我真的可以帮忙吗？        当然可以。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团队！

她毫无顾忌地向我伸出手来，我也就不惜一切地跟她握了手。        来！我介绍其他同事给你认识吧！

容姐带我回到办公室，让我和三位女同事打了招呼，又向其中一位长发女生说：

来！乐师傅！带晨辉去看看我们的印刷机吧。

她转过头来解释说：我们都叫她乐师傅，因为她是唯一跟从前的老师傅学过艺的接班人。全香港懂得用这种印刷机的后生仔，大概只有她和另外一两个人。

那位叫阿乐的女生只是鞠著身笑著，好像对这番恭维很不好意思似的。

工作室的制作和储存部门十分宽广，有很多我不懂的机器、工具和材料。我的想像中突然出现悲老师趴在桌上刻版的身影。一回过神来，我们便站在两台单人操作的印刷机前面，每条约一人高度，平面五尺乘五尺左右。我就像看见从阴间回来的故人一样，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阿乐像导赏员似的向我介绍说：

这两部是同型号的海德堡风喉照镜印刷机，一部是一位老师傅退休时捐赠给我们的，另一部是一个保育组织交给我们保管的。后面的木架上排得满满的，是另一位师傅捐给我们的活字。

我有点腼腆地说：            其实，我外公以前也是开印刷工场的。            所以你见过这些机器？

没有，没有亲眼见过。我出世的时候，外公的铺子已经关门了。但是，我在梦中见过。

在梦中见过？            请问，它们还可以开动吗？            当然，你想看看吗？乐师傅，开机吧。

女生听命卷起衫袖，检视了一遍机器的状况，放下前面的安全挡板，调整了一些度数，拉了一下下面的杆子，按下开关键。

就像巨兽喷出鼻息一样，机器动起来了。油墨滚筒运转，送纸杆和收纸杆来回挥动，印版位置富有节奏地一开一合。那声音和动态，如美妙的乐器鸣奏，跟梦中所见一模一样。那搏动，那呼吸，如真实的生命。我忍不住悄悄地流下泪来，想偷偷拭掉也来不及了。

我对自己的激动感到羞惭，哽咽著说：            对不起！我不知道为甚么——

不要紧！是想起外公来吗？

容姐向我张开臂，把我一拥入怀。我不知羞耻地把脸埋在她厚实的肩上，尽情地哭。她轻轻地拍著我的背，说：

没事的，没事的，你是个好孩子。